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四

邳州知州王植撰

神化篇第四

補訓此以神化名篇首言天道之神化至氣有陰陽節乃合在人者言之以下多言人之神化雜引易中庸論語孟子之説以暢發其旨

愚按此篇凡三十節自首節以下九節皆明神化

之理神化者天之良能以下六節多言大與化見幾則義明以下五節多言窮神知化惟神為能變化以下五節多言神與易狗物喪心以下四節多言存神過化末節作總結細分之則其曰窮神知化曰神無方易無體曰過化存神皆神化合言者也曰鼓舞盡神曰知幾其神曰精義入神曰聖不可知謂神與谷神不死皆言神也曰化而裁之曰變則化至誠為能化曰大而化之皆言化也引用

多與本旨弗類而經傳所言神化之理大都具是矣觀其言經正言無我而篇末以反經敦化結之談理雖極微妙用功仍以平實為主○內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一節朱子入近思錄論學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首節提出神化為一篇之綱意重神化不重氣即氣以見神化也○易云窮神知化神與化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神者天德也化者天道也德其體也道其用也總之一於氣而已化不離氣神不離化皆不外於陰陽也

集解神所以主張萬化而運於無形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又曰體化即此理之發而流行升降變化羣動而不已者就造化之迹上言故曰天道又曰用用所以發其體而體即寓於用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生死皆氣之化而道之所

在也道固氣矣而即此是神也神又豈外於氣哉故

曰一於氣

愚按神與化皆在首篇太和中皆太虛之第二層

也宋子鋭臣云首末二篇性與神對則性為體神

為用此篇神與化對則神為體化為用須於無層

次中分出層次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耳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

發明朱子曰神便是在陰的又忽然在陽在陽的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易說曰神易雖一事方體雖一義以其不測故言無方以其生生故言無體然則易近於化

補訓或以易屬大神屬一語氣不合當是神易皆大而又合一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傳之文以明神化之非有二也○上文一於氣之一乃虛活字猶云皆不外於

氣此節一是實字謂神與化大而無外且合一而不測也舊說謂即一於氣之一未是○趙子彤元云大而天地鬼神風雷雨露小而名物象數日用飲食莫非神化所為故曰大神即化之體化即神之用神即化之微者化即神之顯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故曰一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大全明一作靜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十一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補訓此以神該化也神之明是神神之充塞無間即是化利用出入用字只作以字看○虛明無不照鑒乃神之明也體也無論遠近幽深之處利以出利以入乃神之充塞而無間礙也用也化豈外於是哉

補注此與前篇凡氣清則通章之意畧同

愚按虛明照鑒只形容一清字意首篇所謂清通而不可象所謂太虛為清無碍故神者也執着一物說不得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鼓之舞之以盡神又云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集解辭狀神之言也如曰陰陽不測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神妙萬物曰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

而無乎不在凡此類皆鼓舞之辭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神之狀也

愚按此節大意言神而併及狀神之辭也上二句言神下二句乃言狀神之辭○辭不鼓舞猶後所謂緩辭不足以盡神也狀神之辭亦大概言補注專言設卦繫辭未是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自注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補訓鬼神乃神化之一端猶中庸言鬼神為德而及

祭祀之鬼神也○往則屈來則伸上言鬼神下分天地人天神地示皆神而人爲鬼然三者各有往來屈伸不必拘定天地伸而人屈

愚按玩自注則天神地示來與伸之義多人鬼往與屈之義多歸往即鬼之謂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

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補訓上云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因又推衍其義神為不測要極力形容化為難知要曲為形容○形而上之神化固無象可見然得其辭斯得其彷彿之象矣言神宜用急辭蓋神為不測緩而不急則不足以盡神言化宜用緩辭蓋化為難知急而不緩則不足以體化未易形容若此愈知神化之妙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六章陰陽合德

說卦之七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艮止也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

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
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
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
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撑住得成這象象
無晦明何以别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别其為冬夏
發明化有節次故曰推行有漸神無定在故曰合一
不測義者宜也於此為宜於彼不宜無定形而有定
理者也知者將此理貫穿心中可以待用神之事也

以義制用任他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信手應副如利刀快劍相似故曰利用化之事也義字搭在知上又搭在用上此不過大人之事可以思勉力至者德盛即由知義利用而造其極也窮神是窮盡神妙處不思而得故曰知不足道知化則屈伸通變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故以義利用不足云天之化日月寒暑往來一陰陽之運而已人之化進退存亡得喪一順時消息而已德合陰陽即能順時者也陽健陰順

陽動則陰止陰動則陽止充塞無間浩然者也虛明照鑒湛然者也此皆氣之可以得名而得象者若非健順動止之氣何所指以為象非氣之可象何所指以為時此正見神化一於氣而已之意銷礙含惡亦是化之一事但天道神化無方無體此何足以語之補訓張子本易以為言知義即精義利用即利用安身之利用德之盛者更進一層此神化就人事言非謂知陰陽神化健順動止亦借用易語而意不同銷

礙舍惡皆遣累意薄猶畧也畧知有化意也

補注天之化也以下不言神者葢神隱於中化見於外而天人之所以化即所謂神也

集釋蒸鬱者氣之始凝聚者氣之成蒸鬱凝聚氣之粗者浩然湛然氣之清者浩極其大湛極其清

愚按此節大意又以天之神化與人之神化並言也神化一於氣已見首節此又以時字配之○語意云夫氣有陰有陽陰陽之推行有漸即為化陰

陽之合一不測即為神天道固如是也其在人也能知義以利用則神化之事可備於身矣然非其至也至於德之盛者能窮神則知義之知不足道能知化則利用之義不足云矣即此可見天有化人亦有化天之化也運諸氣以為流行人之化也順夫時以為變化天非氣人非時則化之名於何有化之實於何施乎考之於古如中庸云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所謂化者皆以其人之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豈非順夫時之謂歟若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而凝聚有形象之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其健順動止有浩然湛然之可言者皆象之可為指示者耳然則氣之可見者即為象象若非氣指何者為象象之流行者即為時時若非象又指何者為時信乎天之化運諸氣也世人但取釋氏之銷礙入空學者之舍惡趨善以為化此只可為始學遣去物累者淺乎言化

之義云爾豈可與天道之神化同日而語哉苟知化之妙則神不外是而推行合一之理可識矣。首三句言天道之神化其在人也以下六句言人之窮神知化天之化也二句又為下半節之綱中庸以下正明順夫時意德合陰陽天地同流則順時之實也氣也者以下明運諸氣意象與時只是發明氣字非有兩意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二時字以天言與上言人之順時者頗異諸家有與上時

字牽合者反難安頓銷礙入空猶言由有入無即氷銷雪化之化言之出於釋氏者也舍惡趨善即變化氣質之化學者所恒言也此特以人之淺乎言化者形容神化之化非為辨聖人學者之深淺與聖學異端之邪正也舊以闢異端為説亦非本意○節首三句易窮神知化節本義採入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化而裁之謂之變　老子谷神不死

發明此言化本於神即後章惟神為能變化之意○變則化變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無一些熱為化變粗化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化

微變著也顯微謂顯其微也下云微顯則即中庸微

之顯也不死謂造化屈伸古今不息

高注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所為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谷神即虚空之神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

愚按此通以天之神化言引中庸語難拘本旨末句微當兼上精與微顯當兼上粗與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

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張子經學理窟氣質篇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警以自戒

華注誠不可揜在天地與在人心一而已矣故慎獨

所以立神化之本

愚按此節大意即鬼神之不死而勉人以慎獨鬼神亦神神化之義感而遂通即人心之神也○語意云凡物有息則死矣鬼神虛明昭著無一息之停而不死故其屈伸往來之實理顯然而不可揜也人有是心雖寂然不動然感之即通觸之即覺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是人心與鬼神同一不死也故君子雖處幽獨必戒慎恐懼而防維不懈蓋恐其

或息而遠於天道之神焉耳○此節舊說皆誤惟予友宋子鋭臣之說得之宋云此節自重不死字鬼神惟無一息之停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是言心之自然原與鬼神同其不死但一息有懈則死矣君子不懈所以求合於鬼神之不死也

神化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徵引易乾卦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補訓此節以神化說起而意重在窮神知化○易是言大人有天德而居天位張子只重天德上

集觧神化者天道自然之妙非人思勉之所能及故必大而位天德德盛仁熟而化焉然後能窮神知化與天合一

華注位天德者雖人能而實無異於天之良能也故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補訓大而化與知化之化不同然其理一也化不可為在乎熟窮神知化在乎德盛仁熟其理亦一也上下相形只是一意化是不可用力處徐以聽其自至故在熟

張注窮字知字是到頭語不是工夫字面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人塗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窜使人得

假借為絶學之說以荒之也

愚按自此以下十節大意皆明化不可為神不可知之意此引易以証孟子見學之在熟也○語意云孟子言大而化之夫大可以人力為也大而化不可以人力為也在於熟而已不觀易之言窮神知化者乎易言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致之非智力所能強也不至於熟而言化不亦異乎易之所謂哉○首三句孟子大而化之節朱注採入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補訓此融會孟子大而化聖不可知二句意不測即聖不可知之意○大而化之者非徒大也能不勉而大也如是不已而純乎天德則不測其妙而神矣蓋神乃化之所致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耳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補訓此言大與聖之分上言神此言聖聖神一也皆化之所為○易云大人先後天而不違所以不違者蓋天者理而已大人惟順理以推行故知其無不合也何違之有雖然能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力而至於不違之地而猶不免於未化耳大而未化僅幾於聖若化則位乎天德而聖矣此大與聖之分也○合

即不違得聖之任只是能以聖人為己任不必指伊尹說不害猶云不免易言大人張子以為未化亦是斷章取義位天德只是造到有天德地位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程子語錄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二語如何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煞高不吝不足以言之

補訓此申明大化之意而借論語驕吝以明之

華注不驕者志氣已極深靜然猶有意不吝則過化存神無所留滯全無心矣驕吝字俱要看得細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本義成性本成之性也

補注無我私意盡去也成性天理渾然也聖位天德與天合德也

發明羅翰曰大是箇生聖人聖是箇熟大人

補訓無我而後成性成性即位天德成性即化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大聖神之義而以論孟易辭發之也玩末句意重在神○大成性猶程子所謂習與性成自然而然若出天性也集解謂復性之本體未是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

致耳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見幾而作又云動而不括本義括結礙也又云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推論聖神之事借易為説非專釋易雜引易辭錯綜為説亦與易本旨不同

集釋見幾則義明以下進德之事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

愚按見幾也動而不括也屈伸順理也皆取變通不滯之義與神化意合皆所謂德也積而至於德之盛則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

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徵引易辭見氣有陰陽節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於内而乃所以

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補注此與上章同意

補訓上數句乃崇德之事神化乃崇德而外此與易

本旨不甚相遠豫與素同意末或致知只是末之或

知意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

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

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知微知彰上傳之五章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補注此又明神化之義○董氏發微曰陰陽不測故

不可致思推行有漸故不可助長愚謂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仁之至也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義之盡也微謂神之妙章謂化之著

補訓所謂神者不可强致其思存其理於心可也所謂化者不可助之使長順以俟之可也能存虛明之心以久於至德順變化之宜以達於時中斯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既知其微又知其彰如是不已而能繼其善然後可云成之者性矣○存仁微屬神一邊順

義彰屬化一邊繼善成性總承易知微知彰以知幾言繼善成性以陰陽之始生人物言張子借用其語與易本旨不同

愚按神不可致思四句為一層皆所謂善也存虛明六句又為一層所謂成性也存虛明即存神前節云虛明照鑒神之明也順變化即順化前節云變則化由粗入精也補注於存虛明二句外另補神化非是存神而久於至德即仁之至仁為體故

屬之神順化而達乎時中即義之盡義為用故屬之化知微彰而存神順化在大人以下可能繼其善而至於仁至義盡則非聖神不能也成之性一作成人性當以之字為正蓋用易成語而意不同耳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發明良者自然之謂天德良能謂造位天德者自然之能非由致思助長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以明聖人之神也○此不可知與前不可致知皆以人言舊説以聖人不思勉為立心求之之觧故華注疑而知之三字為衍文終覺未安大心篇所用自别是一説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徵引莊子逍遥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

補訓承上而言聖神之非二

集釋孟子所言神化至誠之聖莊子所言虛無怪誕

之神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徵引易上傳之九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下傳之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引易見神之能化也○凡天下之動皆神之所為是有以一之也

高注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皆神也故知

變化之道則必知神

張注學至於可與權則知變化之道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

補注此承上章之意而言

集解易即化也神化合一故見易則神其幾

補訓幾訓近主知說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

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

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微引易豫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繫辭下傳之五章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本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易云知幾其神乎所以然者由其於經常之理守之而得其正以之貫萬事皆能見幾而趨避之寧

用終日斷乎其可識矣幾者雖有其象而未見其形必神乃知之若形則涉於迹而明顯不待神而知之也易所云吉之先見者蓋能順性命之理而動則所先見者有吉而無凶也順性命則經無不正而知幾其神可知已○此依易本文不補凶字經正即順性命之理首尾見意

華注神者不測之妙經者一定之理不測即在一定之中恐人不知神之本乎經淺者入於推測高者墮

於虛無故言所謂知幾其神者亦不過以經正之理無所不貫則觀其合經與否即知其幾之善惡而吉凶之兆不待終日而可以立見也

愚按此節大意首四句釋易知幾其神句幾者以下又釋一幾字與吉之先見句而意則正以見神之不外於經也必以經正為言者天下事理甚煩而五品經常之道乃其大原主腦所在於此無疑然後萬事之幾無不可知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徵引禮祭義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補訓從知神推到饗帝饗親制禮作樂上見得性與天道即禮樂之本此張子至精之論○知神從上知神之所為來見易從上知變化來知神之神為神化之神非鬼神之神然其意可通聞即知也非謂聞於人

華注神者合天人貫幽明而一之者也知神則知人本乎天萬物本乎祖總是陰陽合散之理故能誠意交乎而饗帝饗親也見易而後知神明神之不外乎陰陽易也神也即性與天道也苟不閒之則禮樂從何而起

愚按易神性道其理一也以陰陽變化之用言謂之易以陰陽不測之妙言謂之神以易神自然之理言謂之性與天道實則一而已天神人鬼即此

理屈伸往來之實然禮樂者本此理而列為度數見之聲容者也知神則知陰陽合散無非實理故能來享來格以事鬼神此首句意也知神則知陰陽屈伸無非實事故能興制立法作禮樂以事鬼神此於首句即見末句意也饗帝饗親中即有制禮作樂意在性與天道皆以天德言與首篇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義同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華注若倉卒之間揆度事理便不能盡矣精義入神則本原已徹萬事萬化皆不能外故曰豫之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精義入神之文以見神之不可不知也

狥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徵引書旅獒玩物喪志○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易順性命見上知幾節

補訓此推言過化存神之義上反下正重下句

李注張子言過化猶言過而不留不滯於物也故忘

物累則不狥於物不狥於物則不化於物過化之道

也順性命則不喪其心不喪其心則不滅於理存神

之方也

集釋性命即天理也徇物喪心即書玩物喪志之謂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狥物而喪已

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横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則其所存神妙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

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氷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也文公解經平實如此然横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補注厚重有餘而不知變通之道是有體而無用也熟於應變而無厚重之德是狗物而喪已也故大德者必敦且化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至於

性性為能存神則極其仁而敦不足言物物為能過化則極其智而化不足言矣

愚按此節大意蓋以中庸敦化之意合於孟子存神過化之文而皆非其本意○敦化之化作變化之意過化之化則過而不留之意上下似難合一竊意敦化已備聖人之事矣至於敦之不已而復其性之本然則所存者神妙不測矣神比仁字較深化之盡變而因物付物而無心則所過者化而

不留矣此化字亦較上為深蓋大德敦化者大之位過化存神者化之位也補注之說得之但其謂過化之化為變化而疑西山事過弗留之謂為異於張子則猶未細看耳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本義天

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

高注有一分私意則已一分未正故無我然後得正

已之盡也物各付物妙應而無滯者神也故存神然

後妙應物之感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皆

是人倫日用一循其當然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也過則陷於異端而於神化遠矣

愚按上皆存神過化窮神知化分說此節大意則

由存神說到知化而以無我補出上一層本領亦

如言知幾而本於經正之意也物感中即有天地之化在範圍中即有知字意在故相疊而下○語意云孟子言存神易言知化是皆未易言也必無我然後能正己之盡而所存者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之感而物各付物妙應即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不至過於中道也若過中則溺於空虛淪於寂靜既不能正己之盡而存神又安能範圍而知天地之化乎甚矣無我之要而過中者之未足語此

也○存神以心言知化以應事言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存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而範圍不過範圍句緊連上妙應句物各有理即天地之化物各付物即範圍天地之化而知化亦不外是矣易本言不使天地之過於中道此則謂君子範圍天地之化而不自過於中道葢因物付物而未嘗厭而弗有遺而弗存也過而淪於空靜者蔽聰塞明離事去物并無所謂存神又安能妙應而知化乎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旁行而不流本義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五章百姓日用而不知

十一章蓍之德圓而神

補訓易謂聖人委曲旁通以行而不至於流者葢圓通神妙不倚於一偏也若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此道由其溺於物欲而流也安能如聖人之圓神不倚哉○上正下反圓神貼旁行不倚貼不流

愚按此節大意因言神化而引易以明之也不倚
只是圓神意與易仁智並重者微異圓神而不倚
於一偏故存神而過化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
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
神則無方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上傳之四章神無方
而易無體

補訓此一篇之末又錯綜前意而申言之前云精義
云經正此合言之謂反經爲義經正則義精也前云
敦化云仁此合言之謂仁以敦化化行則仁顯也前
言敦化謂敦而能化此似言敦厚其化○所謂義者
非他也卽經正之謂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義精
矣所謂仁者非他也卽敦化之謂也仁以敦化爲深
化行則仁顯矣義主動入神則動一靜也仁主靜敦
化則靜一動也仁敦化則仁隨變化而無體義入神

則義極神妙而無方葢神化之妙如此

李注由經正以貫之則知幾如神是義以反經爲本也敦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是仁以敦化爲深也

補注反復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義精精義至於入神由動而之靜也神妙於中故無方敦厚也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仁顯仁而能敦其化由靜而之動也化行於外故無體

愚按通篇言神化之妙精深微渺至於不可形容

至矣盡矣張子慮人之馳心深隱而不知所用力也故於此合言神化而以反經敦化結之見反經敦化事極切近而無方無體之妙由此馴致可見神化非不可致而正未可以易而致耳

正蒙初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五 六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正蒙初義卷五

邳州知州王植撰

動物篇第五

華注此篇明人物之形質無非陰陽之所為明而為秩序幽而為鬼神散而為形聲臭味皆是物也

愚按此篇凡十三節節各一義文不相蒙宋子鋭

臣云大意見無物不有陰陽而陰陽無不有理欲

人即物窮理也○首節物之初生以下八句朱子

入近思錄道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風雷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

華注明物之生死皆陰陽合散之所為

補訓物有動植之不同動物本諸天而親上以其一呼一吸即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而親下以其陰陽之一升一降為聚散之漸凡此者皆氣之為也蓋凡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是為聚也物生既至盈滿氣日反而游散是為散也其至也謂之神以其氣之伸也其反也謂之鬼以其氣之歸也凡天下之物何非鬼神乎○聚散以漸而至故曰漸氣字雙承呼吸升降言滋息承聚游散承散

李注氣滋息則伸而為神氣游散則歸而為鬼自聚散之漸以至於大聚大散皆然也

補注動物之呼吸在於一息之間植物之陰陽升降在於一歲之間故動物有呼吸則生無呼吸則死植物陰陽升降則生不升降則死史氏管窺曰動物植物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地開物之時二氣交感之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生不息而天地生物之氣未嘗不行其間以植物驗之亦各以種類相傳雖

謂之物自生物可也然從生至死歲一榮枯生於春者必待春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亦不能以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於冬莫不皆然蓋以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來所生之氣感之而後應候而生耳謂植物自相生不有資於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一呼一吸即其所稟陰陽之氣也其壽命之久近亦係其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而已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䰟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華注此與下節明人之生死無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補訓此專言人也䰟固是氣魄亦是氣之結成故總言氣

高注張子葢以精神為䰟體骸為魄非謂别有死而不散之物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

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大全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補訓此承上言人之生死而以海水氷漚喻之也

集觧人之生死其存其亡亦猶海水之氷漚也氷漚雖不外於海而海不與人之生死雖不外乎太虛而太虛亦何所容心一自然而然也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生死多見其入於邪而不得其情也

集釋漚水上泡也

高注才性以氣質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華注此與首章相發明而又以滯與不滯明動植之分

集解不滯於用得天之動也滯於方得地之靜也

補注有息者謂動物動物自首生故根於天頭向上

也不息者謂植物植物自根生故根於地頭向下也
息鼻息出入之氣○沈毅齋曰動物本天陽物也然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則動物中已自有對矣而
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植物本地陰物也然陰
木踈理而柔陽木縝理而密則植物中已自有對矣
而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是無物而無兩也至
動植之物其稟氣殊類陽也而氣稟之中自有消長
屈伸陽中之陰陽也其賦形異狀陰也而形質之中

自有上下內外陰中之陰陽也是豈所謂一者乎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

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

正知秩然後禮行

徵引書臯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蔡傳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

補訓此專以人言見天序天秩有自然之典禮也借

臯陶謨發此意○先後以時言然當兼分在内如父兄先而子弟後時也君先臣後分如是耳小大高下並以分言序秩皆自然故云天序天秩五倫即經常之道故云經正

華注知其同出於天而後經正禮行不然其不以經禮為强人者幾希矣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補訓此推明物之相感不相感以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施屬陽受屬陰性字兼理氣

張注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

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補訓此借易以明屈伸相感之意物言屈伸事言相感互見之也○天下之物必無孤立之理以其有同異屈伸之相感也若非有同異屈伸終始循環以發明此物則雖有物不成其為物也事有始有卒乃成其事以其有同異有無之相感也若非同異有無之相感則不見其事之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矣易

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葢物必屈伸相感而成其物事必屈伸相感而成其事此利之所由生也若孤立無感何利之有○陰陽對待故物無孤立之理有同有異有屈有伸即不孤立也在物為同異屈伸在事為同異有無屈則無伸則有其理一也事不成雖物非物此物謂事即中庸不誠無物之意易屈伸相感以歳功言引來只泛言事物事物成其事物即利之生也

補注同異屈伸即終始也此大學格物窮理之事同異有無即始卒也此大學修己治人之事

發明孤立者偏陰偏陽也語錄謂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即無孤立意非同異屈伸為句終始以發明之為句

集解發明者發見明揚之也事又人身所為者如進退必有時二者相禪相感而後道盡否則進而不能退則其進為貪祿退而不能進則其退為忘世又如

同異必以同與異二者相感然後理當而事成否則同而不能異則其同為隨俗習非異而不能同則其異為亂常拂理

愚按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所該甚廣以人言之如首員而足方動作而靜止面陽而背陰無不對待成兩而其中則有同有異有屈有伸相為終始而後成其為人推之凡物皆然也即人之一體言之如肘動而臂止臂合而指分皆有對待相感

之妙推之凡物又皆然也此理自天地鬼神日月寒暑山川人物以及一草一木一枝一節無物不具隨在皆可體會在人自悟之耳事有始卒所該亦廣集觧以進退同異言之亦舉一以例其餘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性理拾遺張子曰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

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甞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補訓此以變異言重下段陰陽之正其分别處只在獨與共上

補注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為怪非出於疾則妖妄之說也共見共聞若日食星變雖大異為誠出陰陽之正非疾與妄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補訓上節言變異此節言吉祥皆物理也

李注此篇多言鬼神屈伸之事此條言家國昌大之徵者如中庸言國家興亡禎祥妖孽至誠先知禍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以為莫大於賢才之生出乃禎

祥之㦄者耳

人之有息葢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十一章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本義闔闢動静之機也

補訓此因上文有息而推言其理剛柔相摩易本言卦之變化此則借以言陰陽之推遷

李注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耳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内也寤所以

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
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耳
徵引內經素問脉要精微論五藏者中之守也又曰
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
夢哭○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補訓此推言寤夢之理以見夢皆氣之為也○寤夢
所感寤是帶言專語氣於五藏之變謂氣因五藏之
盛衰而變異

集釋形耳目之類寤則知新事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此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李注夢有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聞見者有係乎吉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緣者緣之變也吉凶之兆緣已往而驗之將然者也皆所謂緣舊於習心也飢夢取飽夢與其一端耳

愚按形開志交陽也形閉氣專陰也耳目之知新陽根陰也夢之緣舊陰根陽也五藏之變亦不外

陰陽五行之理故可取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

徵引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軋也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補訓此推論聲音之理由於形氣相軋摩而成形氣皆物也自然有聲故曰物感之良能○人聲氣從形

出笙簧以人之氣從笙簧之形出

集解軋相摩擊猶所謂相感也人呼於谷而谷中有響以應之陽在陰中不得出則奮擊而成雷是兩氣也

高注敵莊子作嚆矢之猛者凡矢發必有聲或曰如今之帶𥴧箭蓋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别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訓此即形聲臭味溫凉動静皆有五行之别而推及於帝則以見凡物皆天理所寓也六者不外五行五行不外帝則與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旨相符○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體於溫凉動静類舉而言之形當以高注五色為是溫凉猶言寒暑以氣言當兼四時動静當以人物言亦隨乎四時如書所云析因夷隩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可見五

行之别即同異之變非五行有同異重在異一邊

集解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聲有五角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羶為木焦為火香為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辛為金鹹為水溫凉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季為土動静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静之始為金終為水動静之間為土察皆著也

高注形五青紅黑白黄也

愚按集解解聲臭味俱本禮記月令形五則用素問金匱真言論專言人之形與下頗不倫高注訓形為色亦本之月令故可從集解解動靜以一時之動靜言補訓引堯典以一歲之動靜言二說兼之為盡

正蒙初義卷五

正蒙初義卷六

邳州知州王植撰

誠明篇第六

補訓此以誠明名篇因篇首誠明二字也誠明却是為言性張本大抵此篇祇重言性上○誠明以下六節言誠處多性者萬物一源以下十四節言盡性而極發性命之旨性於人無不善節並提性命下十二

節接善反言性生末三節乃繳出順受意

愚按此篇凡三十六節篇中言性直言性體處少言盡性處多首言誠明中兼言命言至命言窮理言心言氣質之性言帝則言天理皆不外盡性之旨末言順命亦所以盡性也提一學字是盡性之功夫誠莊則學之要和樂則學之道也○內性者萬物之一源一節入近思錄道體上達反天理一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一節德不勝氣以下九句

莫非天也一節俱入論學湛一氣之本一節纎惡必除一節俱入克治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補訓篇首提出誠明二字見其有良知之妙用

李注誠者天德也誠而明者天德之良知也聞見之知亦知也未能反身而誠則所知者猶自於外故曰小知

華注聞見之知見其偏而不知其全明其流而不知

其源故小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也

補訓此承上文而申言誠明之旨

華注勉而中即為天人異用思而得即為天人異知安排造作之用私心推測之知更不待言矣

李注聖人之誠天德也故與天無異用聖人之明天明也故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

小大之别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静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發明首二句就人性言中二句就天道言末句總言

李注天有正命焉通極於性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

曰存乎理言非氣數所得干也仁智一而聖人之事

備故曰存乎聖

補注動而無動静而無静故曰動静合一存乎神一

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推言理聖神道與誠之義也玩上下節重在誠上○五句皆以理言未及人功義命合一當以李注為正蓋張子之論命如命禀同於性天所命者通極於性等語皆於氣數中認取理字義者理之所宜也命者數之一定也義固理命

兼理氣而亦當認取理字仁且智夫子其聖矣乎

仁智合一存乎聖也兩在故不測動靜合一存乎

神也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陰陽合一

存乎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

誠動靜合一聖人亦有之而此當以天言若聖不

可知之神不當以動靜為說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

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徵引易恒卦彖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禮祭義

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

補訓此以天引起仁人孝子歸重在君子上誠之雖

承仁孝說下然當活看中庸誠之之字有力此只言

誠

補注仁人事天不已於仁孝子誠身不已於孝即天

之誠也此君子所以誠之為貴也

愚按此言誠重在不已惟不間斷方是誠若仁孝有已時即是不誠乃者難之之詞誠之為貴誠内有不已意在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補訓此明不誠無物之意不重釋中庸張子借以明其理耳

補注誠偽字下皆當讀斷

高注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有終有始矣若夫偽者實無是物何終始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補訓上節專言誠明此兼明誠言之以易語証中庸之意窮理貼明盡性貼誠由即自也

張注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煞有功夫在誠明分上只是性無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李注此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也

補注性者我之所得於天即萬物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能盡其性而不私於一己故立必與萬物俱立知必周萬物而知愛必兼萬物而愛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足與立與知與愛與

成者則亦無可奈何也○葉氏曰立者禮之幹也知
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張子之
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
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補訓此承上文能盡其性而申明之○盡性亦當兼
已物集解專言已性補注專言人物之性皆失之偏

易成能本以作易言此借言盡性

集解人性皆善由於天德故曰天能然稟或不同不能不賴之人為則所謂人謀也大人盡性者不恃其天性之善而惟勤其人謀之力也故曰二句亦斷章取義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補訓此亦承上文盡性說來形容盡字之妙盡者無餘剩無欠缺全而受之天全而歸之天何得何喪

愚按此節亦如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意人能盡性則全受全歸其生也未嘗於本性之外有私得其死也未嘗於本性之中有缺失也補訓亦此意而微失之巧集解專照首篇立說謂即聚亦吾體散亦吾體之意盡性者明於此理故生不以為得死不以為喪與此章前後言性之旨不合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集解體物之形體也有象可覩有形可執何嘗無有

氣也氣必有理寓其間是其體即為性也

愚按此節高注以體為性體二句滚作一層語氣

難合集觧照塞吾其體帥吾其性之意為是未嘗

無者有之謂也末篇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

凡象皆氣也又曰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當

與此参看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

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末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
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
於命

徵引易辭見前自明誠節

補訓此推言性命之旨氣之昏明以氣質言遇之吉
凶以氣數言皆可言氣故下言氣內氣外括出學字
正示人以盡性下手處○道性命異名而同實故相
通道即此道之彼也

張注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所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為性之郛殼也命即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關性分事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底物故為性為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天所命以為載性之具但出於陰

陽所為不無清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却是形而下者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過則出於性之外矣雖有吉凶不足以戕害吾性之所固有但人不知學則理不足以勝氣而性反為所蔽者有之不能素位而行而理反為所戕者有之要之皆由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天德何有於氣命則無時不行乎氣之內當順受為正以此知天人未始相離性命未始不相通而

狥欲自私行險儌倖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由來也

愚按此節首八句見氣與遇不足言性命性通氣外以下又見性命之一理○語意云人皆言性命矣亦知性命之理何如乎夫性命皆出於天天所性者通極於道蓋無不善也氣之有明有昏特稟之有差耳何足以蔽吾性乎天所命者通極於性蓋無不正也遇之有吉有凶特偶爾所值耳何足以戕吾命乎此性命之本然也而人或不免蔽吾

性而戕吾命者特以末之學耳且性與命豈二物乎專言性則性純乎理而通乎氣之外專言命則命有窮通禍福而行乎氣之中究其實則氣本無內外可言但因人之有形而分內外焉耳性與命固無不一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命之外無性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性之外亦無命也人奈何不學焉以盡性命之理哉○以性命對氣與遇則性命皆屬於理而氣與遇不足言猶末篇所謂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之意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此性善之原也故曰性通極於道非氣則理亦無掛搭處而理實宰乎氣故曰命通極於性通極者理相通而根極之之謂此性命之本然也既云氣與遇不足道又云通氣外行氣中者又是以性與命對言性純乎理而命則有窮通得失吉凶禍福之數也然性通氣外二句不重重在無内外上就性論性

則通乎氣外就命論命則行乎氣中其實氣無内外特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之性不可不知天之命盡其性然後至於天之命也氣無内外句是下半節主意正見性命合一而人不可不學以盡性至命舊説但謂張子為中外字自作斡旋之辭失其旨矣○天所命命通氣外二命字以氣數言不可作天命謂性之命至於命命字乃以理言而與上自不相悖盖人受得天命之性時而氣數之

命即存乎其中但所舉以爲言者不同耳宋子銳

臣云修之吉悖之凶此常理也即天命也或修之

未必吉悖之未必凶此遇之適然不足以害其命

之正也須於氣數中認出理字來故下云行乎氣

中若天命謂性之命命在性先不當云通極於性

且於遇字亦不對針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耳

補訓此見性天之藴無窮也○陰陽鬼神氣也而理

寔為主知性天則吾之性天此理陰陽鬼神亦此理皆屬吾分內事耳只言其理之一若變理感格是進一層語

集釋性與天即陰陽鬼神之理之氣在吾身者故曰分內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氷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氷只是凍

凝成箇氷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氷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問程子器受日光之説便是否曰是除了氣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集解受光上疑有缺文

張注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水與氷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既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何嘗有異哉即氣不足以蔽之説也

愚按此節大意上四句以天地之性言見天人之性無二下二句以氣質之性言見氣質不同而理無不同也上下本自一串凝即謂氷釋即謂水無生死意舊説俱屬添設張子以氷水喻天人本有未精又添出生死一層豈不因病而加之痛乎○語意云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蓋凝則為氷釋則為水本非二物天之所賦人之所受亦非有二理也人之氣稟所具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性

無不同猶物受日月之光有大小昏明而上照下
納者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耳
集釋明天人之本無二
補注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皆有之顧一時為有
我之私所喪耳所以人不可不學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補訓論語朱注與此意同但此反字以失而能復言

稍異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之意見人當存理而遏欲也大概亦因言性而及天理即謂性故曰反性具總合兩也命具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詩

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

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補注性之總要處合太虛與氣化言之也為萬殊之一本也天命而人受之有物有則也為一本之萬殊也

補訓不極二句反言盡性窮理以下正言盡性窮理是盡性不變其則是至命

高注造化運行無一息之停此謂命寂然無朕觸感乃見此謂性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

輔相之道則不能同天地之無心有心則有憂矣

愚按此節大意自乃吾則也以上言盡性然後至命以下言盡性至命正以助天比上深一層補訓謂無心異於有心於雖然猶字語氣皆不合髙注得之○性自是理之總名合兩者以虛與氣合而為言首篇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也性以人之所具言而云其總乃是從上源處說命以天之所賦言而云其受乃是從在人後說故補注有萬

殊一本之語不可變者盡性窮理之造其極即所謂至於命者也天所二句見性命一理天不已而不得不命之人性有感而不得不通之物皆自然而然在天與在人一也然聖人盡性至命必自居於有憂而不敢同於天之無憂者蓋性命之賦於天天所能也盡性至命以合於天非天所能也相天之道存乎我故有憂以助化育所不及也有憂以相天兼盡性盡人物之性方盡○宋子鋭臣云

前後命字多以氣數言惟此與盡其性節以理言
似若有不同者蓋命一而已人稟此理時即已稟
此不齊之氣但言命者或抽出上一截言之則為
理或抽出下一截言之則為氣數猶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而天地之性存焉離氣以言性與即氣以
為性皆不知性也知此則或言理或言氣或言理
而忽及氣或言氣而忽及理皆有左右逢原而不
相悖者如孟子立命之命以理言莫非命也之命

以氣言而朱子以為發其末句未盡之意皆此意

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

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

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諫魏獻子云願

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杜註屬足也厭

同饜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補訓此言湛一攻取之分見不可任氣為性也○湛一攻取皆串字湛一者湛然純一也攻取者攻而取之也上攻取言欲下言性氣質之性即謂欲也

華注氣之湛一即性之本體也氣之攻取亦性之發用也然攻取之性一縱即累其湛一知德者不以累

其心則雖當攻取之時而不失湛一之本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高注心有覺而性無為也

愚按此節大意以心性釋論語人道之義亦因言性而及也先下註語而後出本文亦訓釋之一體

論語朱注採入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

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補訓此推言盡性至命之旨以盡性引起至命莫不以下申明其意此節側重至命上成己成物側重成物上

補注因中庸言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知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其性同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嘗遺我之性命即物之性命也物體我知其不遺物之性命即我之性命也物我一

體無有間斷故推而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各盡其道無一毫有我之私也

張注一盡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自天言之謂之命命者天理至善之極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必要之於止至善非成己成物之外别有至命道理也

愚按體猶備也以我之性命中萬物皆備知人物亦能備我之性命也無功夫至於命句内有盡性

意已物同此性命故盡性而至於命然後成己成

物不失其道矣重在成物正收應至人物之命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

不可不詆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通猶

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補訓此言生與性之分借告子以為說○引易去知

字通字當作通曉之通不通晝夜之道只是借易語

以見其不明理耳○生死即晝夜之道生死氣也非性也以生為性是不能通晝夜之道也舊講泥道字以晝夜貼生道貼性欠妥

愚按此以生與死對故以晝夜為說與朱注作知覺運動者異不通晝夜之道猶云不知陰陽之理非謂但通晝夜不通晝夜之道也人與物等即所謂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人物所性不同而所為生者無異故云相等李注謂性無生死蓋又照首篇

聚散吾體之旨與此章性字不合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申言性命之旨孟子易中庸張子雜引以明己意

李注過天地之化者釋老是也溺於空淪於靜自謂

見性而實不足以盡性行險徼倖之小人自謂巳能為命而實乃不順命也既不順命烏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然不能順性命之理則一耳

髙注順帝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失其則則過之矣日用動静莫非天地之化也

華注遇有吉凶隨其所處各有當盡之道此命無不正也盡其道雖誅夷戮辱不失為順命不盡其道雖死牖下不免為行險以徼倖

愚按此當與天所性者節參看性無不善通極於

道者也善反其初則不以氣蔽之者也命無不正

通極於性者也順受其正則不以遇戕之者也此

節實為下十四節之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

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

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勉齋黄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

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然後諸子之説始定葢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
而為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於氣質
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葢謂天
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
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
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

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

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

先而濁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善反而言性有氣質與天地之分當不徇乎氣質而復乎天地之性也

華注天地之性非形則無所受形者氣與質之所聚而成也氣質有美惡故性有純雜而天地之性未嘗

不存君子能變化氣質則不離乎氣質而天地之性

全矣

愚按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此言氣質之性所由始也

○此節孟子性無善無不善也章朱注硃入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

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

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

含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

大雅文王篇亹亹文王集傳亹亹強勉之貌

補訓此中言善反以成性之意首數句言氣質易偏

天本數句言當化其偏反其本性未成以下言繼善

成性正是善反處善因以亡似有語病○氣質之性

因多偏必善反之乃至於成性也人之剛柔緩急其

中有才與不才者氣質之偏為之也天道本剛柔緩

急參和而不偏人能養其氣復其本然則盡性而合天矣盡性者在易謂之成性當性未成時則善爲惡所混而多偏故必亹亹而繼續其善不使間斷斯謂之善矣繼善不已而惡盡去則並不見善是善因以亡故不復曰善而但曰成之者性也成性者所謂天地之性而不狥乎氣質者也○剛與柔對緩與急對用之當則才用之不當則不才重不才邊故接云氣之偏天謂在天之道所以生人者參和者相參而和

猶云相雜而適均之意承上剛柔緩急言集釋陰陽相參似覺添出

李注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天地之性也

華注易本以繼善說天命之流行成性說萬物之稟受此以繼善作工夫成性作究竟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十一章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下傳之十二章能悅諸心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

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别曰性是以其有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華注此言窮理盡性者之能立命

集解吾能盡性而有所得所謂德也吾之心有仁義禮智信之理所謂性也吾之身有吉凶禍福死生夭壽之稟所謂命也性雖載於氣稟者有不同而本無不善命雖出於氣稟而有定則然天理亦有可回者使不能修德則德不能勝其氣稟性將拘於氣稟而不能開命各隨其氣稟而不能回矣是性命皆由於氣也能修德則德能勝其氣稟矣故性能復其初而

氣禀不能拘天亦祐有德而氣禀可以反是性命皆由於德矣以上是言理窮理盡性正是修德以下總着人言性天德者純然至善復其本體與天為一也命天理者百福駢集皆天理之所致回氣禀而得福者也氣之不可變獨死生修夭者謂富貴福慶之類雖氣禀所不當有皆可以天理而回之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成位指爵位即受命之意也與易不同所謂天理也者以下又言天理可以回氣禀得

天命之故修德而有天理則德澤及民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悅而且通如此則歡欣交洽天下必歸之矣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也所乘者勢也如伊周事繼世之君而不有天下勢在商周不可回也所遇者時也如孔子時遇衰微之極而無天子薦之故亦不能回天命而有天下此皆變也非常也張子以命為天理所當得以遇為一時氣數所遭非理之常也故有命遇之說

補訓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相似張子引來以命為氣天為理與本旨異易易簡成性張子引來以易簡理得貼大德以成位貼受命易悅心謂心與理會而悅通天下之志以卜筮言張子悅心以悅人心言與通天下之志一例看皆與本旨不同論語不與謂不以富貴為樂張子引來謂舜禹乃天理馴致而有之非氣稟之所當然亦非志意所得與氣稟猶言氣數下乘勢跟氣氣稟求跟志意

愚按此節首四句性命平舉窮理盡性五句漸側在命上論死生以下七句專明命天理意性天德者盡性合天之謂命天理則謂除死生修夭之不可變外富貴禍澤皆可以理致也命皆以氣數言朱注數條亦微異本旨引論語二句死生有命輕應氣不可變二句富貴在天重正應命天理之云故曰此大德受命易簡成位也所謂天理以下八句正明天理之實天下之歸即命天理之實也舜

禹有天下七句正見德勝氣所以命天理處如此則命字非有二義上下原自一貫補訓以命天理言氣禀之偏可變下半節方言氣數故謂上下當作兩截看而又疑其文義不倫仍是未細看耳○所乘所遇集解分貼竊意所乘所遇猶言時勢不同當兼孔子伊周言之孔子勢未得而時未遇伊周遇繼世之賢而勢不可反也不言伊周而言繼世之君者錯舉成文耳非氣禀當然二句正解不

與二字乘勢如繼世之君是也即湯武應天順人亦是求則篡奪之類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補訓此極言性之弘也以風雷形心以心形性總歸重性上

集解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之物有象則猶不免為物也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聞雷不若心之

瞬息之間無所不至然心猶不失為氣也為見聞所
樂則亦有所礙而不能通有所拒而不能容矣安能
如性之無不包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張子語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
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
李注程子以為上智下愚自不肯移其義甚精如其
肯移也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未有不因習而遷者也

張子則以為上智下愚之不移自其習成言之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上智下愚之所以不同亦因言性而及之也○此看性字亦不必專主氣質如朱子之說習與性相遠既甚謂其所習之善惡與其本性甚遠以習字為主高注以上智純於性下愚純於習為相遠補訓謂習與性皆相遠俱不

合本旨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補訓此言去惡從善之功也上下一反一正纖細也發明首二句即前章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意

華注王文緝曰除惡屬行邊察惡屬知邊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集傳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

補訓此引詩而釋之以明性與天地相通也見人不可作聰明以斵喪其性不重文王○所謂性者出於天而為上帝之則也詩云文王能不識不知以順上帝之法則蓋帝則宜順若有思慮知識則私意横生而喪其帝則矣以是知君子所性與天地同其流但異行而已人當順帝則如文王可也○詩只云知識張子添思慮二字以見其出於有心之私同流異行重同流上不識不知就應事接物上言或專主靜非

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

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集傳文王

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易豫

卦彖豫之時義大矣哉

補訓此亦引詩而釋之以見天理之重也○以在為

察以帝為理與本旨不同左右只是不相離之意因

時合宜為時義時義正是當察處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徵引禮樂記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易上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補訓此推出和樂之義以明道非强致首句提起下申其義

集解天地之性指人言即道也非指天地久大道也

大以和推久由樂得故和樂為道之端

愚按人稟天地之性萬理渾全無時而息本至久且大也學者能和則從容不廹可充而大能樂則終始不倦可積而久久大則全乎道之體而天地之性無虧矣故和樂為道之端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徵引禮仲尼燕居禮也者領惡而全好陳注與釋回

增美質大意相類

朱子曰只將自己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補訓此提出學字示人以工夫之要也天以氣質之稟於天者言

華注陽明陰濁皆天之氣也善學者扶陽而抑陰以明而勝濁乃所以全天之本然也○凡天理邊事必蕩蕩平平光明正大順乎人心人欲邊事必猥瑣齷

齕隱僻曖昧拂拂乎人心故有陽明陰濁之別悪與好之殊

愚按陽明陰濁猶所謂人心道心者也皆稟於天故曰莫非天陽明勝即道心發見之時陰濁勝即人心滋長之時是二者人皆有之所以充道心而遏人心者惟恃乎學而已矣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補訓此言學必内誠外莊乃能盡其性也上二句反言中二句正言末二句申上二句之意重盡性上窮理帶言故下言知性以包窮理

華注性者真實無妄不誠則妄矣性者有物有則不莊非則也故曰不可謂之盡性

集釋偽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非性之德也偽則不誠慢則不莊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者與

徵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承上文誠莊而言安勉之分不勉而誠則不言而信不勉而莊則不怒而威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徵引詩大雅旱麓篇求福不回集傳回邪也禮曲禮上篇臨難毋苟免

補訓前言性係善反不善反命係順受不順受下接

善反以明性此則申命無不正係於順受不順受之

旨也○生理本直能順其理而不枉則莫非正命不

直其生則不能順其理以回曲而幸得福以苟且而

免於難是倒裝句法

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

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倖

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十二章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此承上順理而中言其義引易二語以誠引起誠偽見人不能皆誠中言誠則利偽則害末言利即順受害即不順受通作三層看○所謂直與不直者誠偽之分也易云屈與伸相感而利以生其感以實

理天道然也易又云情與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心之偽人事然也人能至誠以感則順乎當然之理而利生矣若偽以感則不循當然之理而害生矣順理者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命無不利也不順理而逆之則其凶為自取而應得吉為僥倖而不應得徒有害也然則欲順理以受正命者當有誠而無偽矣○易屈伸相感以感應之理言情偽相感以卦爻之應言張子借用以屈伸句引起情偽句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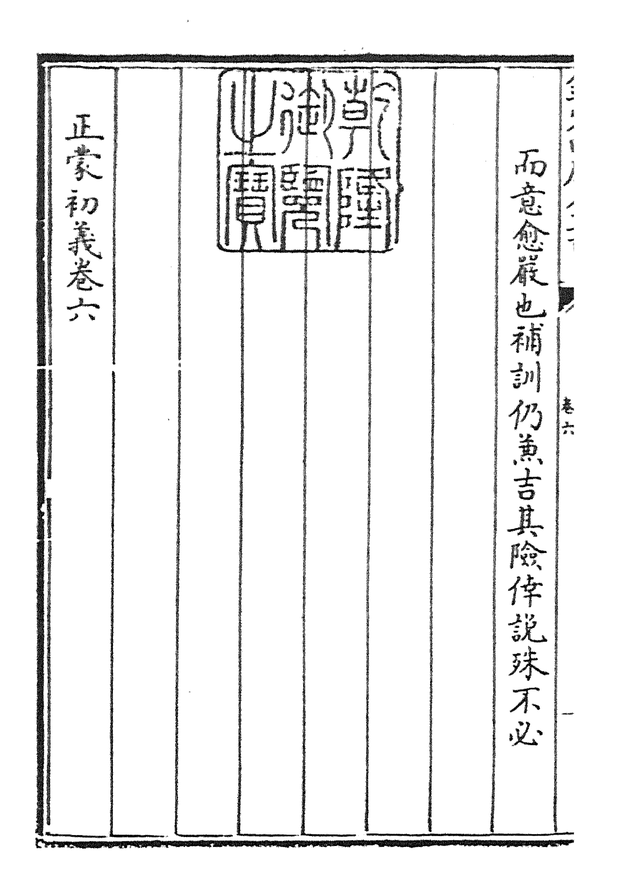
本旨不同下誠偽通承情偽句順性命之理承順理句說吉凶莫非正所謂利也逆理承不順理句說取凶悖吉所謂害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徵引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補訓此又承上文而申順受不順受之意引孟子二語虛言其理下分順受不順受

集釋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若滅
絶天理窮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
李注言命而兼言性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
愚按上三節大意相同生直理順節言順理則吉
凶皆正命不順理則吉凶皆非正屈伸相感節推
出誠偽一層意言不誠者有得禍之理而無獲福
之道詞旨加嚴此節人為之招直見凶禍之不可
免而所謂險倖苟免者亦幾難望矣蓋反覆言之



而意愈嚴也補訓仍兼吉其險倖說殊不必

正蒙初義卷六